

Studies on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世界华文 文学研究

朱文斌

编

第二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第二辑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朱文斌编.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12

ISBN 7 - 80148 - 978 - 0

I. 世… II. 朱… III. 中文 - 文学研究 - 世界 -
文集 IV. 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783 号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朱文斌/编

责任编辑: 于九涛

装帧设计: 林琳

责任印制: 韦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隆基大厦 67 号

邮编: 100005

电话: 010 - 65270477

传真: 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 - 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645 1/16

印张: 17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于九涛

装帧设计：林 琳

责任印制：韦 舰

写在前面

► 朱文斌

由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于2004年9月出版，时值“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威海召开，与会代表将之带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在这一辑书后附了约稿信，此后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稿件，且以海外来稿居多。通过仔细评审，我们精心选择了24篇有水准、高质量的论文汇集成第二辑，以飨读者。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二辑的栏目设置基本上延续了第一辑的编排，有“学术视野”、“比较之窗”、“史海钩沉”、“理论阐释”、“文本解读”、“研究之研究”等，去掉了“新作力荐”，新增了一个“学术争鸣”栏目。学术争鸣对于学科发展大有裨益，有很多问题不争不明。马华新生代代表作家陈大为今年6月份在吉隆坡召开的“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接受与诠释——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1987～2004）》的文章，对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马华文学研究重新做出评价，认为“中国学者对马华文学研究的种种负面行径与态度，在马华文坛几成‘常识’”，因而“以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系列）研讨会’、最早创刊的华文文学研究期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后来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马华文学研究论文累积发表量最大的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篇幅最大的文学史论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册）、几篇跟本议题相关的重要论文，以及学者们的‘研究自述’，多层次地交织出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马华文学，所面对的问题和所抱持的态度（属于‘接受史’的讨论），以及研究方法（属于

‘诠释’的范畴)。”试图告诉读者:“早年那批始作俑者,应当受此恶名;但近年的几位新进研究者,不该遭到池鱼之殃。”此文批判了大陆学界早期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陈贤茂、陈公仲等人,认为他们受制于马华作协成分较多,“高度被动性”造成资料收集方面的严重偏差,因而写出来的东西有以偏概全之嫌。此文经他人之手转交给陈贤茂之后,陈贤茂马上写了《就〈接受与诠释〉的一封信》,对陈大为的批评作出回应,表示《海外华文文学史》忽略了“马华新生代作家群”非常遗憾,但原因在于1997年杪的“马华文学研讨会”上,“当时我在会上目睹了黄锦树目空一切的傲气和不可一世的霸气和源于政治偏见的偏执,竟有点手足无措。先是目瞪口呆,继而临阵怯场,终至于失去了与这些文坛新贵结识的勇气。”并且进一步指出,马华新生代作家群“急于在文坛上树立自己的权威,急于在文学史上奠定自己的地位,因而试图通过打击老一辈作家、否定过去的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不足取的。”这两篇文章的针锋相对不言而喻,这次我们将之编辑在一起,作为“学术争鸣”推出,希望引起更深入、广泛的讨论,在学理层面理清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学术视野”栏目收录论文三篇,钟怡雯的《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以“浪漫”替代传统意义上的“感时忧国”,对温瑞安、林幸谦、祝家华、何国忠、潘碧华、辛吟松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感受到“内忧外患”的校园散文写手群等的创作进行分析,挖掘“浪漫”意识里涵盖的“忧虑、孤愤、沉痛、压抑性的情绪”。作者分别以“浪漫传统”、“失控的抒情”、“传火人的忧郁”到“反浪漫的浪漫”为切入点,论述“浪漫”所衍生的散文美学,以及可能造成的局限和美学上的缺乏,指出马华文学评论一直存在着“大”主题迷思,具有一定的时代和文学史意义。庄华兴在《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中认为“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开启/催生了马华文学/文化思想的主体论述”,得出“马华文化—知识界惟有持续借助马华性、独特性、本土性来拆解中国性和中国影响;同时也借着它面对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压迫”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评价了这场文学论争的本质、思想基础和文化意义,发人深省。吕小焕的《朦胧的身份与身份的朦胧——试论香港小说中身份认同的中国书写》,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梳理了身处夹缝中的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历史性迷茫与麻木。因而,香港作家在小说中对中国的书写也表现出身

份的朦胧，“但是大陆作为作家反省当下处境、确立自己的香港意识的一个参照，这种记忆和想象值得探寻”，凸显了香港文学作为自在个体的意义。

“比较之窗”栏目也收录了三篇文章，许文荣的《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对新加坡三位中生代资深作家英培安、原甸及风沙雁在新世纪伊始推出的个人长篇小说《骚动》、《活祭》、《追逐阳光的人》加以对照与比较，窥探它们的话语形态与文本特征，深入探讨“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从个人到家国的追寻、骚动与彷徨”，从而归纳出新华中生代小说创作的趋向与特性。另外两篇虽然都涉及到了“新移民文学题材”，并且把《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但角度和切入点各不相同，可以互相参看。曾一果在《跨国语境与身份认同——以〈北京人在纽约〉与〈上海宝贝〉为中心》中，分析了《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宝贝》虽然作为跨国语境的文本书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它们所共同呈现的主题：全球化使现实社会中民族的文化和身份意识越来越淡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值得忧虑的。因而，作者呼吁：“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确实应该时刻保持本土的文化传统，学会向全球发出自身的声音，积极与他者平等的交往对话，这才是一个合理化的历史过程”。季爱娟在《从〈北京人在纽约〉到〈刮痧〉——兼论〈刮痧〉对“移民题材”影视作品文化主题的超越》一文里，则认为同是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北京人在纽约》还停留在线性判断上，即“总能感觉到一种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献媚的倾向，向西方所展现的那种‘中国特色’或‘东方文化’往往还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精神上的揭示也是停留在展示给西方人看的立场上。”而《刮痧》已有所超越，回避了物质形态上的文化展示，直接深入到精神领域与文化行为上，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度反思，这是一大进步。

“文本解读”栏目共收文章九篇，评述对象、涉及题材、切入角度，各不相同，显得多姿多彩。林承璜的《地球一旦毁灭，人类能永存吗？——读台湾诗人杨平〈在生命的本源追索〉一诗》分层次细读这首诗，抓住内核——“在生命的本源追索”，试图理解诗人对生命意义的独特探索与追寻。鲁雪莉的《音乐的灵动：王一桃诗歌的审美向度》试着从押韵特点、节奏样式两个方面分析香港诗人王一桃诗歌的艺术美，对其承

继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粹赞赏有加。郑渺渺的《在另类的抗争中闪烁生命色彩——论李碧华小说中的“坏女人”形象》独辟蹊径，以李碧华的八部长篇小说为例，论述其中的“坏女人”形象，突出她们另类的叛逆精神和抗争意识，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女人是“天使”的镜像，彰显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并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提出批判。王宗法的《战争年代的画卷——苗秀长篇小说〈火浪〉的思想艺术评析》通过重读马华作家苗秀的经典之作《火浪》，发掘出“时代”的含义，认为这是一幅值得永远保存和经常展示的战时画卷。同是经典重读，刘云的《时代漩涡波及下的印度华人社会——评李汝琳的长篇小说〈漩涡〉》则联系到中国内战对身处印度的华人华侨的影响，并认为这部小说在填补反映印度华人社会的空白方面独一无二的价值不应该被忽视。潘延的《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情结》对于马华新生代作家黎紫书的小说的感受非常深刻，从文本细读中揭示黎紫书执意叙述父辈们的故事，在诡秘的氛围里努力还原历史原貌、探究历史真相的企图。王芳的《智障者的悲剧——林幸谦散文〈繁华的图腾〉的一种读法》则以另一位马华新生代作家林幸谦的一篇散文为解读对象，发现林幸谦“从智障者的悲剧出发，考察的却是后现代情境下的整个人类的命运，写的是一己的痛苦，表达的却是大悲悯的情怀。”第一辑里我们收录了王芳的《你往何处去？——谈林湄小说〈天望〉的个体归属思想》，配合荷兰华文女作家林湄的长篇小说《天望》在国内的出版，作为“新作力荐”特别推出，这一辑又收录了一篇法国巴黎大学的华人学者韦邀宇撰写的《论林湄长篇小说〈天望〉的认识论意义和艺术价值》。有心的读者可以将这两篇文章对照着来看，有利于多角度读解《天望》这部剖析人性、富有人生哲理的小说。“文本解读”栏目最后一篇文章《从“走向蓝天”到“喷呐烟尘”——沈宁纪实文学到传记文学初探》，则是北美文坛异常活跃的批评家陈瑞林女士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对自己昔日大学同窗沈宁的作品进行分析，概括了沈宁从纪实文学向传记文学写作转变的趋势，由此发现“他的目光从人生现实的逼近而开始进入到文学深层的思考”。

“理论阐释”栏目所收三篇文章各有特色，陈军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复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片论》，以宏观的视野观照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从思想内涵、艺术表现和创作方法等三个层面归纳

了华文文学创作中“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复合状况，颇见理论深度。朱崇科的《淘气的认真与“珍重的平凡”——论蔡深江的文字倔强及其本土搜寻》和陈娇华的《自在呈现和不断建构的本土性——从尤今小说看新华文学创作中本土性的复杂呈现》不约而同地选用单个新华作家作为案例，分析“本土性”对于作家创作的意义。朱崇科强调蔡深江“对本土有一种独立的审视能力，不仅部分复活了被遗忘的某些集体记忆，他也指陈现世的偏谬于对人性的异化，在在显示出其本土搜寻的独特和深刻。”而陈娇华则更强调以尤今的创作来看，“新华文学创作的本土性不可能纯粹及凝固不变，而是呈现为一种自在和不断建构的张力状态。”“本土性”是一个关涉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的概念，在华文文学领域通常表现为与“中国性”相对，是一个欲说还休的理论话题，希望这两位年青博士的关注，能够引起更深入的探讨。

“史海钩沉”栏目我们安排了两篇文章，著名网络作家、美国华人学者少君的《当代美华文学概况》，以自己多年来对美华文坛的关注，搜集第一手资料，翔实地概括了当代美华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萧成的《“千岛之国”的美丽传说——浅论印度尼西亚民间文学中的郑和故事》披沙拣金，从浩如烟海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文学里将流传甚广的“郑和故事”归纳成四种类型：“一是涉及郑和的爱情故事，这是最为美丽动人的传说；二是关于郑和传播伊斯兰教文明的故事；三是关于郑和或郑和船队成员造福当地百姓的神奇传说；四是一些与郑和相关的名胜古迹、器物与风俗的传说。”

“研究之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总结和评述，旨在为将来的研究预示一个方向和提供参考价值。与第一辑一样，这一辑我们也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邹贤尧的《20世纪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综述》，从作家构成研究、题材主题研究、形象研究、文体研究、比较研究等五个方面对20世纪40年代就已发生的对美华文学研究予以归纳和总结。另一篇是朱文斌的《20世纪印尼华文文学研究述评》，则以散落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和会议论文集的有关印（尼）华文学的研究与评论文章以及有关论著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的对印（尼）华文学研究分成三个方面，即印华作家作品论、印华文学概述及综论、印华文学史的书写加以评述。

这一辑的作者普遍年青，大多拥有博士硕士头衔，他们作为生力军介

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对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华文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此前在这个领域已经默默耕耘了许多光阴的研究者来说更是一种精神慰藉。

以上是编者在审稿时拉拉杂杂的一点感受，不求甚解之处甚多，不揣鄙陋，写在前面，读者诸君当更能明白这些论文的闪光之处。

2005年9月于绍兴风则江畔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朱文斌〕 / 01

学术视野 XUE SHU SHI YE

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 〔钟怡雯〕 / 01

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 〔庄华兴〕 / 15

朦胧的身份与身份的朦胧

——试论香港小说中身份认同的中国书写 〔吕小焕〕 / 33

比较之窗 BI JIAO ZHI CHUANG

新加坡共和国的三种文学版本比较论 〔许文荣〕 / 39

跨国语境与身份认同

——以《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宝贝》为中心 〔曾一果〕 / 56

从《北京人在纽约》到《刮痧》

——兼论《刮痧》对“移民题材”影视作品文化主题的超越 〔季爱娟〕 / 68

文本解读 WEN BEN JIE DU

地球一旦毁灭，人类能永存吗？

——读台湾诗人杨平《在生命的本源追索》一诗 〔林承璜〕 / 77

音乐的灵动：王一桃诗歌的审美向度

〔鲁雪莉〕 / 82

在另类的抗争中闪烁生命色彩

——论李碧华小说中的“坏女人”形象 〔郑渺渺〕 / 89

战争年代的画卷

——苗秀长篇小说《火浪》的思想艺术评析 〔王宗法〕 / 107

时代漩涡波及下的印度华人社会

——评李汝琳的长篇小说《漩涡》 〔刘 云〕 / 116

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情结 〔潘 延〕 / 124

智障者的悲剧

——林幸谦散文《繁华的图腾》的一种读法 〔王 芳〕 / 132

论林湄长篇小说《天望》的认识论意义和艺术价值 〔韦遽宇〕 / 137

从“走向蓝天”到“喷呐烟尘”

——沈宁纪实文学到传记文学初探 〔陈瑞琳〕 / 153

理论阐释 LI LUN CHAN SHI

传统与现代的多元复合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片论 〔陈 军〕 / 161

淘气的认真与“珍重的平凡”

——论蔡深江的文字倔强及其本土搜寻 〔朱崇科〕 / 169

自在呈现和不断建构的本土性

——从尤今小说看新华文学创作中本土性的复杂呈现 〔陈娇华〕 / 183

史海钩沉 SHI HAI GOU CHEN

当代美华文学概况

〔少 君〕 / 193

“千岛之国”的美丽传说

——浅论印度尼西亚民间文学中的郑和故事 〔萧 成〕 / 212

研究之研究 YAN JIU ZHI YAN JIU

20 世纪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综述

〔邹贤尧〕 / 221

20 世纪印尼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朱文斌〕 / 233

学术争鸣 XU SHU ZHENG MING

接受与诠释

——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论述（1987~2004） 〔陈大为〕 / 241

就《接受与诠释》的一封信

〔陈贤茂〕 / 259

稿约

/ 261

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

► 钟怡雯

前言

在论述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之前，首先必须指出马华作者，尤其是散文作者，面对华社的思考和感触。华社问题是个“试剂”——只要是马华创作者，用华文写作，对华社有或深或浅的使命感，稍一碰触，则悲观或感伤的书写模式便显色。华社问题早已成为创作者的痼疾或隐疾，一碰就痛，从早期的温瑞安，到后来八九十年代的马华校园散文写手，乃至从校园散文写手出身而各自成家的林幸谦、祝家华、何国忠等，皆有这个面对华社议题“感伤”的特质，潘碧华称之为“忧患意识”，并指出这种意识里涵盖着“忧虑、孤愤、沉痛、压抑性的情绪”^①。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来看，“忧患意识”以文学回应时代，是马来西亚时空下的特有现

① 潘碧华：《八〇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收入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马华文学读本Ⅱ：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页293~294。潘碧华以“忧患意识”论校园散文，肯定校园散文关怀社会的勇气，主要在说明大学生并非是象牙塔里的追梦人，她主题式的论述不涉及写作美学。然而就散文而论散文，这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大”散文，即题材跟文化社会扯上关系的总是先获得肯定，怎么写，写作难度和高度在哪里等更细致的问题总是被忽略。“忧患意识”很容易跟“中国性”牵扯不清，大马华人艰难处境往往被过度引伸为华社将亡，这种情绪性书写又总是被大部分的论者所肯定，如此渐渐形成“传统”——不管写得好不好，只要关怀社会，总是不太坏的，至少比写个人小事好。按照这种推论，赵树理将比张爱玲的文学成就高，因为只要处理民族国家“大”事，在题材上先就赢了。这种“现实主义”、“主题先行”的贫乏老论常常出现在马华，尤其是散文。

象，亦有其时代和文学史意义。

固然“一个（华社）议题，各自表述”，表述的方式容或不同，可是当感性太过，理性倾斜，如温瑞安或林幸谦等，以高度“倾诉性”的书写方式处理“集体意识”，是否也造成了书写的窠臼，构成既定的书写模式，或者成为创作者的因循借口？因袭既久，“感伤/抒情”表述常常（不自觉）变成模式。感性不断被挖掘的同时，也不断耗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时代创伤和人世沧桑，被一而再地书写，极易变成空洞的符号，动人的内在或许早被耗尽：作者固然一再驱动沉重的文字演绎“感时”和“恨别”，却收不到“花溅泪”、“鸟惊心”的草木鸟兽同悲效果，那个被包裹在文字和无奈底下的“问题”已经被反复重写多次，再也挖掘不出新意。

本论文试图建立自温瑞安以降的“浪漫”（romantic）传统，并论述“浪漫”的几种类型，以及所衍生的散文美学，可能造成的局限。这个浪漫传统放在中国文学里可以用“感时忧国”代之，只是“感时忧国”是个既“中国”且“正面”的主题式解读，它高度肯定了作品的正面评价，较不论及表现方式，因此本文拟以“浪漫”取代^①，温瑞安的《龙哭千里》尤其可视为这个概念下的代表作。此外，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尚包括林幸谦、祝家华、何国忠、潘碧华、辛吟松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感受到“内忧外患”的校园散文写手群等。本文分四节，第一节界定选文标准“浪漫”（非等同于浪漫主义）定义；第二节论述温瑞安和林幸谦，两人风格不同，却有类似的“辞库”遥相呼应，作为固定情境的叙述模式；第三节以“传火”为重点，论述大学校园散文写手伴随着文化使命而生的时代关怀；第四节是看似“反浪漫”的“浪漫”书写，实则淡定的文字底下是被压抑的文化托命，亦是浪漫的另一叙事方式。

浪漫主义与“浪漫”

浪漫主义一般视为对18世纪理性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而生的反抗，理性

^① 这个灵感来源是李欧梵的论文《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收入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页295~315。

对文艺造成极大的束缚，因而一种张扬个性、诉求直觉的书写风格，追求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决定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艾布拉姆斯完成于50年代的浪漫主义代表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以“镜”与“灯”隐喻浪漫主义的两种特质，即“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和“把心灵比作发光体，心灵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①，同样强调人格对文学风格的浸透，二者互为表里，他的论述方式（以镜与灯作为象征）本身也是浪漫主义使用的创作方式。艾布拉姆斯把“浪漫主义”同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兼创作方式，他把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流露、倾吐和表现”等说法视为“表现说”——文学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创作者的感受，思想和情感的共同体现——因而浪漫主义是一种表现主义。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甚至说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不节制必然流于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②虽然浪漫主义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定义，^③从艾布拉姆斯到朱光潜、梁实秋、蔡源煌、罗成琰等人论浪漫主义，却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它强调“情感”在文学中的作用，换言之，“抒情”是浪漫主义的特点。浪漫主义论者就把抒情诗视为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法国文评家有时把浪漫主义称为“抒情主义”。席勒把“浪漫的”等同于“感情的”；歌德则把“浪漫的”称为“病态的”。

（二）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是促成浪漫主义诞生的要因，忧郁则是生命中必然基调，形成浪漫主义作品强烈的主观性和情绪性。

以上两点归纳主要作为本文检选“浪漫”散文文本的依据。所有理论

- ① M. H. 艾布拉姆斯著，郇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1989），页2。
- ② 梁实秋1924年进入哈佛师事白璧德，态度从拥抱浪漫主义到变成抨击，其思想变化详见钟怡雯：《论梁实秋的散文谱系与时代意义》，收入《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评》（台北：联合文学，2004），页9~23。
- ③ 罗成琰的结论是浪漫主义最早期是指骑士精神，雨果视为自由主义，海涅认为是对中世纪的思考，其他如视为梦幻乃至感伤情调等不一而足，见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长沙：湖南教育，1992），页1~2。利瑞安·弗斯特在《浪漫主义》这本重要的小书转述E. B. Burgum的话，指Burgum曾发出警告，谁试图为浪漫主义下定义，谁就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它已使许多人碰了壁，见利瑞安·弗斯特著，李今译《浪漫主义》（北京：昆仑，1989），页1。

的挪用都必须经过削足适履，历史情境和文学传统历来中西（马西？）迥异，这种归纳是权宜做法。其次，本文并不认定马华创作者“以浪漫主义写作”，或以浪漫主义强加创作者，只是就马华特殊的文化环境催生的“浪漫”传统提出论点和观察。“浪漫”作为一种表现美学，并不具褒贬高下意义。杨牧从“叶珊”到“杨牧”，并未扬弃其浪漫的抒情基调，其风格转变主要表现在题材和写法上的扭转，这转变的背后是一连串复杂漫长的，对散文的思考和反省。^① 因此问题关键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视野和学养，以及对创作自觉。当然，在“后”时代回看“浪漫”（或浪漫主义），它显得不合时宜了。倒是中国文论那种偏向感觉性、体悟性的文论方式，强调人格特质等因素，跟浪漫主义有极为相似之处，跟散文这个非常“中国”的文类亦非常契合。实际上，中国文学自屈原开始的“浪漫”传统，背后亦有一个“感时忧国”的时代思考。

失控/磅礴的抒情

作为神州诗社的领导人，温瑞安实践浪漫的方式，一是结社，二是练武，两者均为中国想象的产物，再加上儿女情长，简而言之，武侠世界的“侠骨柔情”是他的生活写照。^② 温瑞安把生活当成文本——他的生活就是以自身实践的创作，这是一个有趣的个案，连他自己也宣称“没有人能忍受我这种贪得无厌的浪漫”^③，因此可称之为“浪漫的典型”。其浪漫风格源自对中国的想象，因而延伸出“为中国做点事”的使命感，此其一；其二，中国想象只有透过象征符号与历史连结才能发挥，于是他以文学的砖瓦所建构的中国蓝图，必得避开真实/现实，或至少把真实/现实涵盖到想象中，才能再造抽象/个人的中国。

① 特别以杨牧为例，除了他的抒情散文风格是极佳的浪漫范例外，温任平和何国忠都曾在散文里提及杨牧，杨牧那种笼罩着淡淡忧伤的抒情风格成为不少初写者的散文典范，几乎成了跟我同期的留台大马学生的散文“经典”，言必杨牧之外，尚以杨牧为师，模仿得几可乱真。

② 详论见《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象》，收入钟怡雯《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评》（台北：联合文学，2004），页196~246。

③ 引文见《衣钵》，收入温瑞安《龙哭千里》（台北：时报，1977），页235。

温瑞安有一个构成“浪漫”的辞库可供调动：血、狂、死亡、苦愁、唯美、轻愁、孤寂（孤独和寂寞）、雨水（或风雨，可能交织着泪水），残缺的意象（如残月）等等，不一而足。《龙哭千里》有一段写听《满江红》的经验颇具代表性：

那整个晚上歌声都回旋在你心上、脑上、神经上，响在你每一根骨节上，你雄性的喉音上。激昂处，把你的脊髓骨抖得笔直，如一座骄傲了几十年的大山。嗓子如弦丝一般地微微颤动着，胸腔里也顿浮起几许激情，透过你的双眸，漾着薄薄的泪光。一座断崖。一轮残月。一座怒海呵不息的海高高低低叹息的海。一幅画，黑墨与白纸。从此刀便成了你的象征，每出鞘必然沾血。^①

这段大量调动意象加强叙述效果的文字，是温瑞安常用的叙述模式，他擅长用强烈的情感“渲染”或“煽动”读者，让读者进入他塑造的情境去感受他所感受到的。这段文字有“血”有“泪”有“激情”有“骄傲”，怒海高山辅以刀等阳刚意象，把“意象”和“情感”的极限挥洒到极致。不止如此，《龙哭千里》还佐以奇幻想象，把社会喻为黑森林，把环境的各种阻力写成13名剧盗，然后把自己化成一匹“追杀中的狂马”，“且不能退后，且要追击”。^②这种“骑士”式想象是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写法。或者这样悲壮的画面：

从厚厚高高的书本中逃出来，你有呕血的感觉。你轻轻地咳嗽，一声声，一声声，你用手帕掩住口，你甚至想到当你把白巾自唇边移开时，在上面已染满一大堆凄艳的鲜血。美丽的血。一直在你胸中翻腾如今却凝在手巾上的血；一种无法被补偿的骄傲。^③

林黛玉咯血的哀凄，被温瑞安改写成书生式的“无法被补偿的骄傲”，他

① 《龙哭千里》，页14。

② 《龙哭千里》，页14。

③ 《龙哭千里》，页11。